

翻译模因论视域下 《紫钗记》英译的文化转码困境与突围

王琦

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00

摘要：本文以汤显祖《紫钗记》汪榕培英译本为研究对象，以翻译模因论为理论工具并结合具体译例剖析戏曲文化转码机制。研究表明：基因型模因通过形式直指实现文化硬核传递；表现型模因借诗性补偿弥合文化缺位。戏曲外译本质是文化模因的适应性进化过程，需在可通约性与文化主体性间寻求平衡。本文提出“注释诗学”与“模因梯度”，为中国戏曲外译提供可操作的伦理路径。

关键词：翻译模因论；《紫钗记》；文化转码；文化缺位；跨文化阐释

一、引言

（一）戏曲外译的困境

汤显祖的“临川四梦”（《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在西方文化语境中，这四部经典之作长期面临文化折扣的困境。目前《紫钗记》的英译本非常稀缺，只有汪榕培教授的版本，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译本多达数百种。这一巨大差异折射出跨文化传播中符号权力的失衡现象（Bourdieu, 1991）。在西方文化主导的全球语境下，中国戏曲文化在传播过程必然遭遇诸多阻碍。

中国戏曲的写意美学体系是其独特的艺术瑰宝，以虚拟性、程式化为特征，通过简洁的舞台布景、演员的表演程式来展现丰富多彩的故事内容和人物情感。例如，科介动作中用虚拟的马鞭来表现骑马，而自报家门则是戏曲中主要人物出场时的程式化自我介绍。这些在中国戏曲中司空见惯的表现手法，在追求“摹仿自然”西方传统戏剧中却难以找到对应的表达。这种根本性的美学冲突使得中国戏曲在跨文化翻译与传播过程中面临着阐释学困境，亟待深入研究与突破口的探索。

（二）翻译模因论

切斯特曼（Chesterman, 2016）的翻译模因论为破解戏曲外译困境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与分析工具。翻译模因论认为，源语文本相当于载体，文化基因（meme）是文化传播的基本单位，具有自我复制、传播和进化的特性。基因型模因注重“形式-功能”映射，在翻译过程中尽可能保持源语言形式与目标语言功能的对等。例如，将中国戏曲中的“行当”翻译为 role type，以职业功能等值的方式，使目标语读者能够理解不同角色在戏曲中的作用。

表现型模因则更具灵活性与创造性，允许译者在目标文化语境中对源文化进行重构。如将“步摇冠”译为 trembling hairpin，通过动态特征的描述替代静态的命名，不仅保留了原词的物质形态，更突出了在表演中的动态美感，体现了翻译模因论对文化适应性和创造性的关注。

翻译模因论将翻译从单纯的语言技术层面提升至文化基因进化层面，揭示了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背后的两种文明之间的对话。译者需要在保持源文化特色与适应目标文化之间寻找平衡，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文化基因的适应性过程。不过汤显祖的警句“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在汪译本中被翻译为“Love is of source unknown, yet it grows ever deeper.”，印证了情感模因的跨文化通约性。情感作为人类共通的体验，在不同文化之间具有一定共鸣基础。通过巧妙的语言转化，汪译本成功地将这一蕴含深刻情感的哲学模因传递给目标语读者，为戏曲文化的跨文化阐释提供了有力的例证。

二、《紫钗记》文化模因的翻译困境

（一）器物意象的文化褶皱

《紫钗记》以霍小玉的“紫玉燕钗”为叙事核心，其文化模因在跨语际传播中面临显著损耗。如第六出《堕钗灯影》中“梅者，媒也；燕者，于飞也”的场景暗藏“梅（媒）”与“燕（于飞）”，汪译为“The purple swallow hairpins caught on the plum twigs”。虽保留“燕钗”的物象（swallow hairpins），却未通过注释点明“梅/媒”的谐音模因。这种处理导致器物的文化所指（定情信物的象征意义）与能指（物质形态）发生断裂——西方读者仅将其视为饰品，而忽略其作为“婚姻媒介”的礼制内涵。器物一旦脱离其特定的文化语境，便容易沦为空洞的能指，难以传达其在源

文化中的深刻寓意 (Barthes, 2016)。

(二) 科举伦理的认知鸿沟

第二十一出《杏苑题名》中李益中“状元”的情节,涉及科举制度的文化模因转码。汪译将“进士”处理为“jinshi [Metropolitan Graduate]”,通过音译保留基因型模因,注释补充“明清最高科举功名”的表现型阐释,形成文化缓冲带。但“状元”译为“Number One Scholar”仅传达名次概念,丢失了“天子门生”的政治身份模因。更关键的是,科举背后“学而优则仕”的儒家伦理链,如“修身齐家治国”的价值体系在译文中被简化为“studied hard for a promising career”,未关联“以德取士”的伦理标准。这种处理导致西方读者将科举仅视为职业选拔,忽略其作为社会流动机制与道德养成体系的深层文化意义。

(三) 抒情传统的不可通约

《紫钗记》的曲词抒情性承载着中国诗学的意象模因,其跨文化转码面临审美损耗。第二十五出《折柳阳关》中,霍小玉唱词“怕奏《阳关曲》,生寒渭水都”化用王维送别典故,汪译“I'm afraid to play 'The Yangguan Tune', which chills the Weishui River”仅保留乐曲名称与地理意象,未注释“阳关三叠”的离别文化内涵。更典型的是“纤腰倩作绾人丝”,英译为“May your slender waist bind him like threads”,将身体意象转化为直白的“捆绑”隐喻,丢失原句“柳丝-离愁”的意象互文(“柳”与“留”谐音)。这种翻译折射出中西方抒情传统的范式差异:中文重“意象叠加”与“留白审美”,而英文倾向具象化表达,致使“曲终人不见”的意境模因在译文中坍塌为具体的动作描写,印证了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所言的抒情传统不可通约性。

三、模因策略

(一) 基因型策略

当源语与目标语存在认知公约数时,基因型策略通过形式直译保留文化模因。例如,汪教授将“紫钗”译为 purple hairpin,“科介”译为 conventionalized movement,既维持原词形态,又通过功能注释建立认知关联。以“科介”为例,conventionalized movement 传达了科介作为戏曲表演中约定俗成的动作模式的功能意义,目标语读者能够理解其在戏曲中的作用。基因型翻译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实在论实践,强调在翻译中保持源文化的形式与功能,以确保文化硬核的稳定传递。这种策略在处理具有跨文化共通性的文化元素时具有显著优势,能够有效地保留源文化的独特性与真实性。

(二) 表现型策略

1. 意象置换

汪教授将“黄衫客”译为 The Yellow-Robed Hero [a chivalrous figure in Tang lore],通过“Hero”激活西方骑士精神的认知框架,并以注释补充“唐代侠义传统”,避免直译 Yellow-Robed Stranger 引发的宗教联想(黄袍在西方文化中的神圣隐喻),通过“chivalrous”构建跨文化伦理共鸣,与黄衫客“拔刀相助”的侠义模因形成阐释互补。注释还补充了黄衫客在中国文化中的具体背景与意义,为读者提供了更全面的理解视角。这种意象置换策略并非简单的替换,而是在尊重源文化的基础上,寻找目标文化中的对应元素,通过创造性转化,使源文化意象能够在目标文化语境中获得新的生命力与接受可能性。

2. 架构重建

“步摇冠”的翻译是汪译本中的一个创新案例。汪教授将其翻译为 trembling hairpin crown,并在注释中补充 [whose pendants quiver with every step]。trembling 一词将静态的器物转化为身体诗学的载体。通过动词化翻译,读者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步摇冠在表演中的动态效果。注释部分进一步增强了这种动态美感的传达,使读者不仅能够理解步摇冠的物质形态,更能够感知戏曲表演中“步摇生姿”的韵律美,实现从“物质形态”到“诗性逻辑”的模因重构。

(三) 转码伦理

译者需要在妥协与抵抗之间寻找平衡,以体现转码伦理。例如,某些译本将“忠孝节义”简单地翻译为 loyalty 导致儒家伦理的多维内涵被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所收编。相比之下,汪译本展现了更为平衡的转码伦理。在翻译“仁”时,汪译本保留音译 ren 并附以哲学阐释,强调其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特地位与深刻内涵。对于“礼”,汪译本翻译为 ritual propriety 而非 etiquette,突出其作为社会建构性规范的意义,避免将其简化为日常礼仪的范畴。这一翻译策略体现了汪译本对源文化的尊重与坚守,同时又兼顾目标语读者的理解需求,通过适当的解释与引导,促使读者深入理解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观念。翻译作为一种文化政治谈判 (Lefevere, 1992),要求译者在表现型策略的运用中保持高度的文化敏感性,警惕文化殖民陷阱,确保翻译能够在跨文化交流中实现平等对话与相互尊重,而不是单方面的文化同化或霸权。

四、结语

(一) 模因论的理论启示

首先,从汪译本《紫钗记》可见,文化模因的转

码分为两个梯度。一是保留基因型模因的形式。如《紫钗记》第六出“堕钗灯影”，译者通过“swallow”保留“紫钗”器物的形象特征，形成文化符号的直接传递，即“形式与功能的对应”。二是重构表现型模因。如第二十五出“折柳阳关”中“阳关曲”译为 The Yangguan Tune，并附注释说明其作为离别意象的文化内涵，通过“注释+意译”实现深层情感模因的补偿性传递，属于表现型策略的创造性重构。译者依据模因类型动态调整策略，对有跨文化共通性的概念，采用基因型直译；对依赖文化语境的模因，通过注释表现型补偿。其次，翻译作为一种文化基因的进化过程，模因变异是文化适应的必然代价。例如，“霓裳羽衣曲”译为 Rainbow Skirt Melody，虽然牺牲了“羽衣”的羽化登仙隐喻，但却更具可读性与传播性。译者需要在保持源文化核心价值与适应目标文化接受习惯之间找到平衡，以实现文化基因在新的语境中的有效传承与延续。

（二）戏曲外译的伦理路径

1. 建立核心模因保护机制

关于汤显祖戏曲的“情至”美学，其核心模因“情”译为 qing [the supreme emotion in Tang's drama]，通过音译保留基因型，并以副文本阐释“情超越伦理”的哲学内涵，避免被西方“love”概念简化，形成源文化独特性的保护屏障。

2. 副文本叙事的模因激活

根据热奈特（Genette, 1987）的理论，副文本在文本的传播与接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利用脚注讲述黄衫客的唐传奇本源，不仅为读者提供背景知识，更通过叙事的方式增强注释的吸引力与可读性，使注释成为文本整体的一部分，与正文相互补充、相互阐释，提升目标语读者对文本的理解深度与兴趣程度。

3. 承认文化差异的模因损耗

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某些文化元素在翻译过程中难以完全等值传递。例如，“陇上题诗”的边塞苍凉感在英语中难以完美呈现，正如汉语读者

难以完全理解但丁的 selva oscura 所蕴含的独特情感与意象。这种不完美传递并非翻译的失败，而是文化差异的自然体现。译者和读者需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接受这种差异，理解翻译的局限性，同时努力在不完美中寻找文化的共鸣与连接点，以促进跨文化理解与交流的最大化。

（三）终极愿景

在文化自信与开放包容之间寻得平衡，是中国戏曲翻译乃至整个跨文化翻译领域的终极追求。我们的愿景是使《紫钗记》的翻译成为文明对话的赋形者，而非文化符号的殡葬师。通过深入研究翻译模因论，探索有效的翻译策略与伦理路径，我们希望能够为中国戏曲文化的海外传播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让世界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欣赏并喜爱中国戏曲文化，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学习与共同发展，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构建一个更加多元、丰富、和谐的文化生态。

参考文献：

- [1] BOURDIEU P.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M]. RAYMOND G, ADAMSON M, tra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2] CHESTERMAN A. Memes of translation: the spread of ideas in translation theory[M]. Rev. ed.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6.
- [3] GENETTE G.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M]. LEWIN J E, tra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4] LEFEVERE A.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 London: Routledge, 1992.
- [5] OWEN S. 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1992.
- [6] 罗兰·巴特. 神话修辞术 [M]. 屠友祥,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 [7] 汤显祖. 紫钗记 [M]. 汪榕培, 朱源, 张玲, 译.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9.